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八十　集部

山谷外集卷九　　宋　黃庭堅　撰

雜文七十九首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後
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
書花卿歌後
書江西道院賦後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題録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彦
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内篇論後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題公卷花光橫卷

書韋深道所藏范文正公晏元獻公諸帖

書東坡寫温飛卿湖陰曲後

士大夫食時五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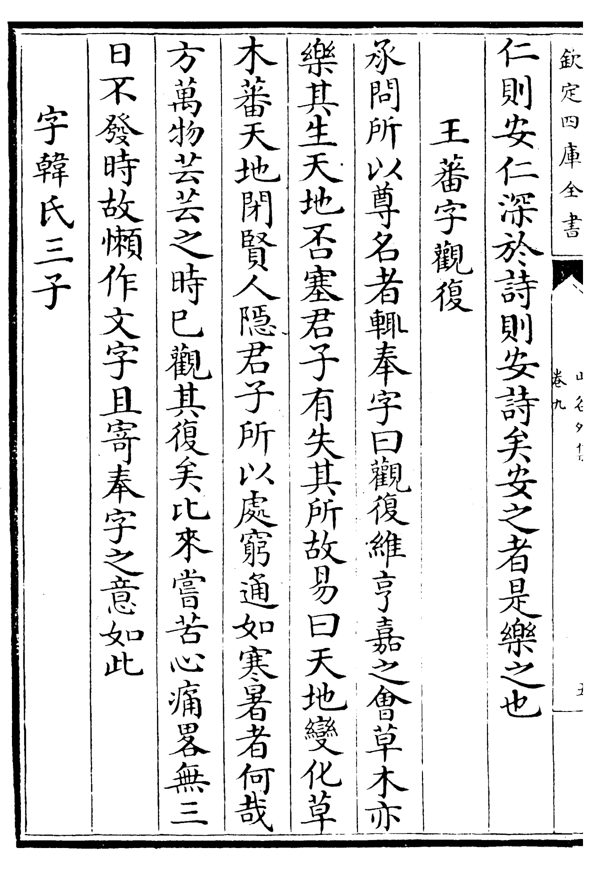
李攄字說

予既字舅弟李攄曰安詩而安詩請其說嘗試妄言之吾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爲可願夫以婦人女子而其所知如此盖其器閎

深其聲舂容其藏充實其施溥博鳴和鑾委玉佩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固與追奔車比服馬追前人唯恐不及氣息嚚嚚然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安詩乎子誠可與言緑衣之一章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其義以為間色為表而正色為裏是嫡無分於妾也憂國者所宜動心孰能已之尚幾可救也二章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名分治之統所以保宗廟者也緑顧居上黄顧居下名悖矣亡之祥也誰當

為宗廟社稷憂之三章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均之絲也一以為綠則不可尚黃均之女也一以為妾則不得貳嫡色比黃綠者女序比嫡妾者君古之人歟何獨善名分而無過也窮於外則反於家困於今則樂道古亦理之固然也四章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先王正始以經夫婦謹名分序人倫厚民德今也殆所謹薄所厚非所以維持風俗養廉恥救衰世之道能明吾意者誰乎當求之古人

中耳此其大畧也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為使我至于斯極也殆其甚者今其言若此亦可以觀矣盖無意於攄其藴不得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詩三百率以是觀之荀卿言善學必曰通倫類誠比説以學詩一以貫之可也古之學詩者始於詩而終樂禮者學之中流也誠博學夫詩則富有萬物之府吾酌而取之行有暇則約之以禮求寡過而已至於樂也無務其速成而待其自然深於



仁則安仁深於詩則安詩矣安之者是樂之也

王蕃字觀復

丞問所以尊名者輒奉字曰觀復維亨嘉之會草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萬物芸芸之時已觀其復矣比來嘗苦心痛畧無三日不發時故懶作文字且寄奉字之意如此

字韓氏三子

韓辨翁三子長子生關中名曰嶢夫仲子生京師名曰浚夫季子生河北名曰易夫長以關名其二子以水名也予字嶢夫曰次山浚夫曰次川易夫曰稚川

蒲大防字元禮

安德蒲君大防學問之士也涪翁字之曰元禮夫禮之使人左規右矩前瞻後顧見德思義見名思實大為之防如水之有所游泳而不決溢以為敗者也元禮自言嘗傳神人之方觀人之有宿命如鏡中物審如是則今

之季咸者耶元符三年正月丙申涪翁書

張慤字士節

荀卿曰馬必伏而後求良士必慤而後求智夫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惟其不慤也夫慤者守之則虛一而靜接物則言忠信而行篤敬矣如是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矣無是節亦不足以為士矣靜而慤有餘動而節不立吾不信也

坐右銘

臧否人物不如默之知人也深出門求益不如窻下之學林

東坡畫竹賛

孤生危苦播蕩風雨歲不我與誓將尋斧剡心達節萬籟中發黄鍾同律偉哉造物

題彭景山傳神

内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胷中有韜畧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四不幸而喪明家居十

五餘年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聞北風則耳聳然矣以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嘗存乎疢疾惟深也能披剝萬象而見巳安知景山不得之沈冥中耶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王右軍蘭亭草號為冣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祕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盖有墨跡在蘭亭右者及梁州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

儒皆推為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家得定武本盖髣髴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寳巳有而非彼也

論書

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横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閒風氣不復髣髴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姸至

于老大精神可與顔楊方駕則未之見也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又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工左而病右正書如右軍霜寒表大令乞解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為法度病其風神至於行書則王氏父子隨肥瘠皆有佳處不復可置議論近世惟顔魯公楊少師特為絶倫甚妙於用筆不好處亦嫵媚大抵更無

一點一畫俗氣比來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遒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隷法極端勁似其為人

林和靖詩句上然一作自然沉深其字畫尤工遺墨尚當寶藏何况筆法如此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處尤妙

論詩

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

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雜書

潘谷驗墨模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極深研幾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於反照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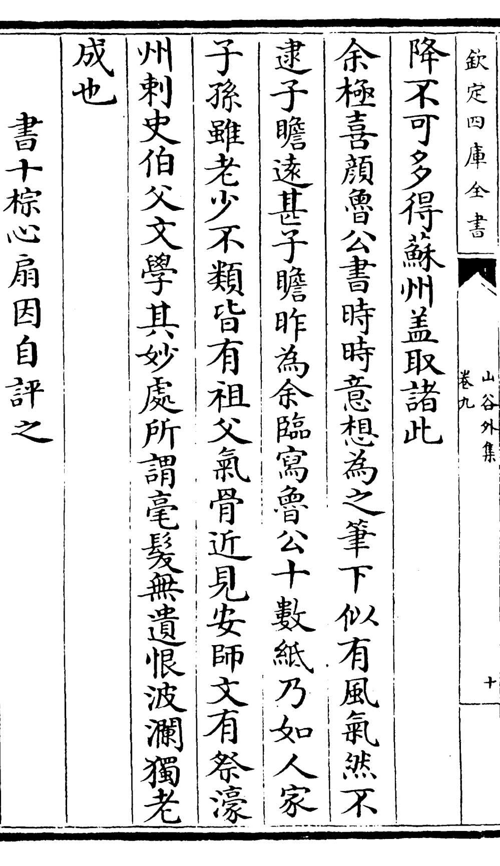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

本草赭魁注黄獨肉白皮黄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一本

在前說下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謂盖用右軍帖云贈子黄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橘三百枚霜未



降不可多得蘇州盖取諸此

余極喜顔魯公書時時意想為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昨為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安師文有祭濠州刺史伯父文學其妙處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

書十棕心扇因自評之

昔予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李東字大春皆學暢整遺

教經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爾數十年来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陳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朴與之藻飾書老杜巴中十詩頗覺駈筆成字都不為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父時耳下筆痛快沈著最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世能書人便十年分踈不下頓覺駈筆成字都不由筆

題王觀復書後

此書雖未極工要是無秋豪俗氣盖其人胷中磈磊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

評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隷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説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

風於蕪湖縣後經行於吉祥寺魯直題

筆說

韓退之叙述管城子毛頴及會稽褚先生絳人陳玄弘農陶泓皆以其有功於翰墨者也然研得一可以了一生墨得一可以了一歲紙則麻楮藤竹隨其地產所宜皆有良工唯筆工最難其擇毫如郭泰之論士其頓心著副如輪扁之斲輪拙者得之功楛同科巧者得之如臂使指也宣城諸葛言近世妙工喜立其名常冠一世

非手所自作者未嘗名巳以售人此與市工中既得筆名以三兩錢買人筆頭以取利者何啻千萬也張通既作筆有聲故書戒之

試張耕老羊毛筆

老羝抜頴霜竹斬幹雙鉤虛指八法回腕張子束筆無心為樸雞著金距鹿戴千角

子弟誡

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涴

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

書生以扇乞書

治心欲不欺而安靜治身欲不汙而方正擇師而行其言如聞父母之命擇勝巳者友而聞其切磋琢磨有兄之愛有弟之敬不能悦親則無本不求益友則無樂常傲狠則無救多睡眠則無覺士而有此四物又焉用學

送徐德郊

徐德郊從予遊不獨以有瓜葛也其居鄉鄙父兄愛之

子弟安之其仕一作任於州縣有能吏之聲以草木臭味不逺故相從也密焉今得官於淮南訪别於雙井予數年來病眩不能作詩因書近所為賦以贈别在官者各有職典民有親踈然大要簡静平易則足以使民移使民者以事上夫何逺之有六合有佳士曰崔彦直其人不游諸公德郊可因公事攜此文請之崔知德郊自雙井來當掃逕相迎它日有疑事不能决第訪之元祐八年十月癸丑黄某書

書王觀復樂府

觀復樂府長短句清麗不凡今時士大夫及之者鮮矣然須熟讀元獻景文筆墨使語意渾厚乃盡之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灘極熱入舟中敧兀無以為娛聊以筆硯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

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

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珎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并金縣購者元符二年壬申涪翁題

慶源初名羣字子衆後改名准奇又易今字其駁吏感愛如家人法洪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

書花卿歌後

杜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余言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云涪翁題

書江西道院賦後

此賦往在江南所作來黔戎之間已五年不復記憶會夔州李元中自內地來得髙安石本故復得之王周彦求作大字遂書此賦有民社者觀之或有補萬分之一耳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渇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

餅令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題録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彦

太平具正法眼儒術兼茂年將五十乃得友與之居二年渾金璞玉人也久之待以師友之禮士大夫知為已之學者觀此書思過半矣周彦方欲自振於古人之列故手抄遺之它日蔚然在顔冉之林當推斯文有一字之益其書

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内篇論後

老莊書前儒者未能涣然頓解者僧中時有人得其要旨儒者謂其術異不求之耳僧肇云内有獨鑑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内外相與以成其照功此聖人所不能同用也内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内外寂然相與俱無然則聖人所不能異慕也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岳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說諸法異儒者罕觀此書故聊出古人謂一

臠可知其味者也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東川孝子耳目聰明能化五金八石於針砭用草木以治人疾時有出人意表處自以不得稽古之方諸兒又皆占工技以為食有小孫性若可教欲使為諸生求予言丁寧之有性智者觀寒山之詩亦不暇寢飯矣年月日戎州城南僦舍中試嘉陽嚴永獺毛筆

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

予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强作態度耳

書子瞻寫詩卷後

子瞻作何事及州字豈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脚者乎然亦是西子捧心鄰女不可學也

書簡公畫像贊後

簡公僧臘六十五以佛法度為一姓者若子若孫若曾孫亡慮二十人萬里走惠州求東坡銘簡之塔歸而走戎州求山谷贊簡之畫像者法舟也其走惠州也冐蛟鼉虎豹虫蛇之險而不悔其走戎州也於余無一日之雅又不求左右為先容舟之於簡可謂能曽孫矣簡雖賢由曽孫而赫赫簡與舟俱不朽矣元符二年壬戌僰道城南僦舍中書

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如此草字他日天上玉樓中乃可再得耳

書意與筆皆非人間軌轍所謂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百裂者也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栖輩見當羞死

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為成都李致

尭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夕所謂鼇山悟道書也

題劉君墓誌銘後

未盡事親之心曲成季弟之業有見義之勇退避長者之名若劉君者可以為縣鄉三老没而可配食鄉社者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非斯人歟今學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稱於一國一州退而察其私或鄉黨自愛者有所不為也彼聞劉君之風得無少愧乎眉

人楊皓明叔與余論及劉君之行不容口明叔不妄人也故余道劉君之事不疑劉君名克恭字義賢赤眉人

書張仲謨詩集後

仲謀與余同在葉縣皆年少然仲謀當官清慎已有老成之風相樂如弟兄也此時仲謀刻意學作詩去葉縣後三十年間隨禄東西或不相見數歳然每相見仲謀詩句必進今竄逐蠻夷中而仲謀來守施州所謂䟦䠶同遊蓬雚柱宇而兄弟親戚謦欬其側者也又寄平生

詩使余評之余觀仲謀之詩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作語多而知不琱為工事久而知世間無巧以此自成一家可傳也

書張芝叟書後

張芝叟學古法帖用筆如快劒斫陣之和氣或身徃而腰體不隨蓋用功少不盡古人筆意耳芝叟若見此說當且罵且笑亦不能逃確論也

題石供奉金神像

道家所言太白真官儒者謂之蓐收昔虢公夢在廟神
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召太史嚚占之曰如君
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昔吳生畫鬼神皆髣髴傳
記兼能萬物之性是以落筆而妙天下自孫知微父子
邱文播甥舅石格鄧隱皆祖宗之是以能超俗而名家
今乃作金神之象如此余之不知其說也雖然盖無形
應物成象所謂無形者非無形也無常形也然則應物
而神唯識而已自求多福自種自收我心則神也涪翁

題

題王右軍書蹟後

右軍月半帖褚遂州所論序也橘帖余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偽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湏待滿林霜盖取諸此

巴峽士大夫舊無書種多不善書南賔太守王聖涂有此墨蹟摹刻州學中它日後進有能書者當推此書為

種

跋杜牧之冬至日寄阿宜詩

眉人史彦栢飽經史而能文然有秦漢閒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萬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教其子牧之語雖徑庭要為有益於小學諸生至其論崔李積錢百屋無補於子孫此救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為之書元符三年九月丁卯涪翁書

跋韓退之聯句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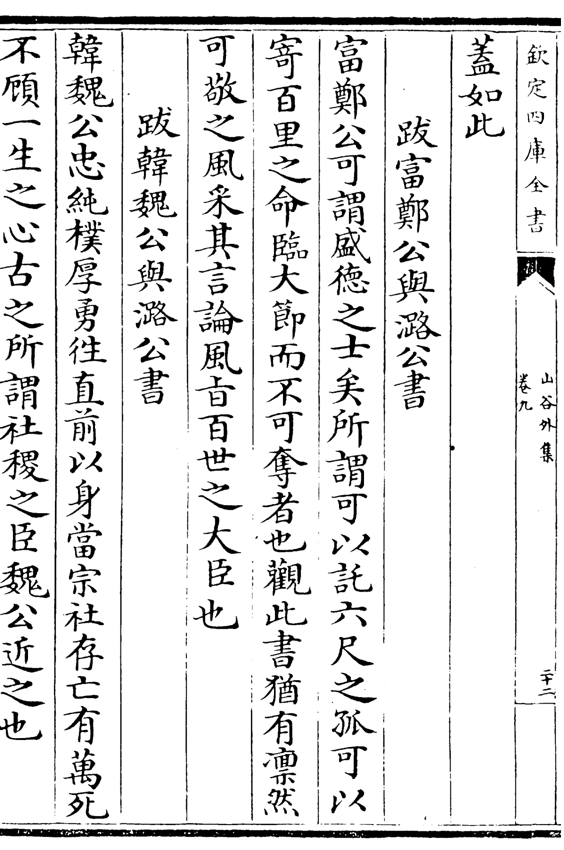
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屈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嫗妾一作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余嘗把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又安往而不得其所哉爰書此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跋司馬温公與潞公書

司馬温公天下士也所謂左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温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



蓋如此

跋富鄭公與潞公書

富鄭公可謂盛德之士矣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觀此書猶有凛然可敬之風采其言論風旨百世之大臣也

跋韓魏公與潞公書

韓魏公忠純樸厚勇往直前以身當宗社存亡有萬死不顧一生之心古之所謂社稷之臣魏公近之也

跋韓康公與潞公書

韓康公忠信篤厚垂紳正笏凛然有不可犯之色觀其書有鋒芒亦似其為人

書蘇相國書後

蘇相國多見博聞能道古人朝廷典故劇談衆史使坐客忘歸及其為相國時記問猶不衰也

論子瞻書體

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資所

發耳觀其少年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

論寫字法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葢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務排疊字勢悉無所法故

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雙鈎用兩指相疊蹙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已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異日當成一家之法焉

七二郎氣秀而有骨他日學問仕宦皆當過人要須得一佳士與遊養其忠厚之源此最為先務也

論鹿性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羣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

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蕭芚

觀曽公卷墨筴

公卷收廷邽承晏文用墨七種輕乾黝黑入研無聲此固李氏家風銑澤如新未之見也者與都人鬭百草當嬴百萬廷邽一作庭珪

題公卷小屏

蕙之九莠不如蘭之一花花光作蕙而不作蘭當以其寂漠故耳

題公卷花光横卷

高明深遠然後見山見水此盖關仝荆浩能事花光懶筆磨錢作鏡所見耳

書韋深道諸帖

范文正公書殊有古氣往時蘇才翁於書少所許可獨論文正公書得樂毅論筆意以予考之誠然但骨氣勁

而少肉耳

觀晏元獻所作制草知先朝愛惜財用如此所以垂衣拱手無所作為天下晏然者乎

往未識晁无咎時見所作安南罪言矢辯縱横跋遮曲典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章學問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相見耳聞吾友廖明畧頗譏評无咎作字不古不今所謂女好無定姿悦目即為姝是非特未定也

吾宗正叔天資善書少時書帖竒麗行草下筆縱横皆得意最初予評其書以謂絶倫而東萊王聖美獨不喜予此論以謂正叔書不從鍾元常王逸少父子法度中來恐其晝惰莫歸筆力且衰竭予殊不謂然今觀此數帖遂中聖美之評何哉雖然中無一點俗氣亦足以豪李西臺書雖少病韻然似髙益髙文進畫神佛翰林工至今以為師也

此予元祐末書差可觀者子由書瘦勁可喜反覆觀之

當是捉筆甚急而腕着紙故少雍容耳伯時作馬落筆如孫太古湖灘水而作字乃爾葢至妙之關紐不透入字中耶

當年自許此書可與楊少師比肩今日觀之祇汗顔耳葢往時全不知用筆遇佳筆時或能工耳楊少師書有顔平原長雄二十四郡為國家守河北之氣作歐虞褚薛正書或不能至於行草四子皆當北面矣

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勅勒川

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葢牽意道事實耳崇寧元年閏六月湖陰堂觀舊書卷殊不成字因别書此敕勒歌

此一軸字都無筆意可覆醬瓿耳至元祐末所作書帖差可觀然用筆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歸後書少近古人耳

書東坡寫温飛卿湖陰曲後

温飛卿所作湖陰曲反覆觀之久乃可解大意以謂宗

廟社稷之靈特未許庸夫干紀耳飛卿盖言時事邪

士大夫食時五觀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尊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云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此食墾殖收穫舂磑淘汰炊煑乃成用功甚多何況屠割生靈為已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勞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營雖是巳財亦承餘慶仕宦則食民之

膏血大不可言

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

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則應受此

供缺則當知愧耻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嗔終日食而

不知食之所從來則癡君子食無求飽離此過也

四正事良藥為療形苦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食為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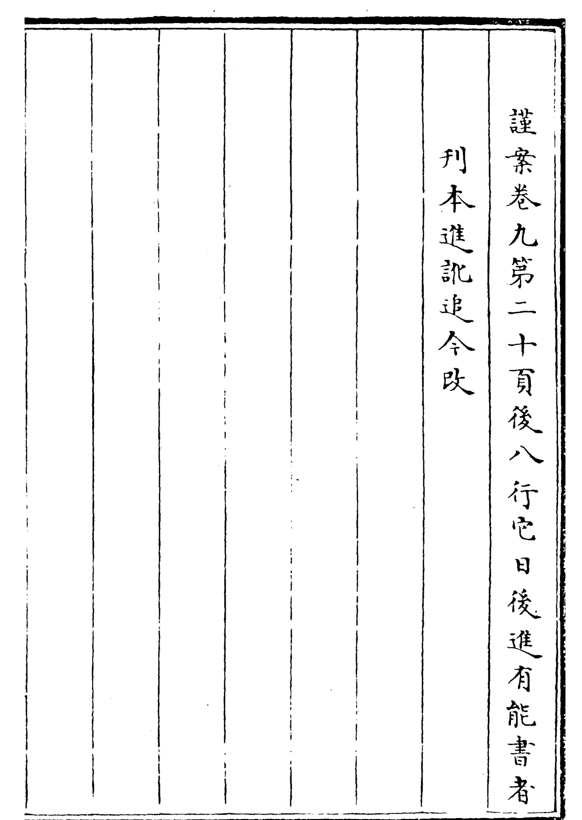
五為成道業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先結款狀然後受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山谷老人曰禮所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食而作觀教之本也大槩今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法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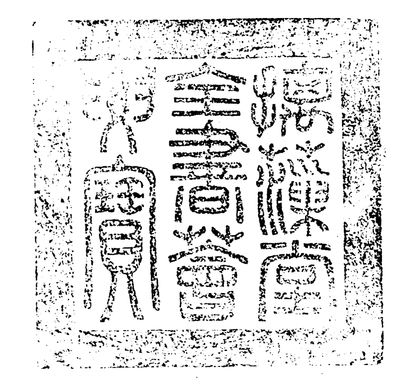
一人也起居飲食則一人也故設教不得不如是君子有九思終身之思也食時作五觀終食之思也日一日如是行之念念在仁智則夫二人者合而為一矣

山谷外集卷九



謹案卷九第二十頁後八行它日後進有能書者

刊本進訛追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謄録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外集卷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一 集部

山谷外集卷十　　宋　黄庭堅　撰

書三十七首

答何静翁書　　答蘇自源書

答李材書

與潘邠老書三首

與洪駒父書六首　　答黎晦叔書

答棘人道尉三帖　　與徐彦和書

書三十七首

答何靜翁書

某頓首辱書勤懇審履道不踰禮義之防於黄卷中求見古人皆流俗之所趣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泊甚善甚善今人古人皆可師可友能自得之者天下之士也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羣書此劉向揚雄之學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龜蒙而小魯上日觀而趾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趣期不復為亦知足下不望此於不肖也恨未識面苟知向學之方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珎重

答蘇自源書

某頓首春夏來多病故久不作書亦聞在旁邑會學粗有衣食之願故可相忘耳辱書勤懇千萬并寄顔李書皆所欲得欽佩至意所欲齊亭記老懶倦作文如王方平不復喜麻姑狡獪耳隨語作二銘不足觀漫往何静翁寄詩及論史事皆佳作也恨未相識耳如此基址若得師友成就當於世間有大名也近又得滎州趙縝子智能文有胷臆非今鎔化人語作大義進士也亦聞其

本是醫家子居鄉黨有行義亦恨其迫於衣食從人講授未能卒業耳蔡次律張寛大今年來作詩及文字皆進懶倦又多賔客奉書草草

答李材書

某再拜蚤聞被選考試如公清慎好學上司采聽誠不謬矣以嫌不敢奉謁方欲作啟問行李早晚遽辱賜教開諭勤懇感愧感愧不肖曩時以虛名屢當此責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為考試以至公慎密為主以禮待士為

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已意者或其人説長或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既而用之人多以為然昨聞上司甚病士人以行賄成俗極欲革此敝恐舉子道中投謁至於僧道術士皆當避之耳公冰清玉潔更及此者交遊之情不能已爾尊夫人左右想侍奉不闕或須藥餌告令人示諭某再拜

與潘邠老手書三首

某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得

息故不果每作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伏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為民也然其勢不得不予楚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也不特壺飱從徑而不食也舉是以為原大夫所以令羣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斟酌世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

以為闕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闕

承與季共日以講學為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

別作啟

某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

終詞顧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悚訪逮所疑尤愧

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

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爾猶言伯

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故陳常弒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不申也報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者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某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為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況此舉奇不勝其耦者乎凡所為問學琢磨舉而措之以吾常而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翅於其蚑睫已磊磊柴於胷次則行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耶卯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蒱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懟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

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月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一幅往矣若尚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與洪駒父書六首

駒父知録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為慰所寄文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才器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

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仕宦如農夫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耰之歲事之成則有命焉每見邠老亦為之道此不審以為何如至親中失公擇莘老胷中至今憒憒不可思念餘惟自愛耳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穉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

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為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鈎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書寂既以立家為事營及手足為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黄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别為問

駒父知録外甥久欲作書人事忽忽因循至今所寄詩每開卷歎息彌日若齋心服形之功亦至於此老舅以

爲白首之託也如甥才秀如此不患當路諸人不知但勤官業懐璧自愛耳卯老才性極明敏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堇梧之鉏痛治之耳學功夫已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彫琢作得寄來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并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法

句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一稊米耳此真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禄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信也鄧翁公擇曾師鄧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

南昌必數得安問所須筆墨二種又龜蒙麝煤二九有新作更寄來都下有所須因來示諭切希勤吏事以其

餘從事於文史常須讀經書味古人經世之意寧心養氣累九鼎以自重乃所望於甥者一日克已天下歸仁焉無患人不知也淄邠老聰明强敏相從以講學為事乃佳耳

鴻父不果别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徃見所作王父倦殻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

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常作六七篇嘗見之否或未闕漫寄闕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嘗相見否為致意寄蜀紙茶托多謝何須為爾烏田馬牙各一百漫寄書大字懸手書勿令欹斜失威儀乃佳耳

答黎晦叔書

某頓首承寄惠長韻詩去年三月中到涪陵乃得之詞意高妙氣極老成歎服無已惟所以待不肖於古人則

極不敢當賈誼有王佐之材而不能盡其蘊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豈不肖之所敢望若不肖者猶未弃衣冠一老僧安能有益萬分又自元祐中以病瘧不能苦思遂不作詩無以報來貺但珎藏耳文長院諸表甥為致問千萬適有親舊相過連日苦人事來人督書甚急作記極草草

答爕道尉三帖

某再拜雨餘便熱喜承起居輕安伏奉手誨委掃除之

幣於不肖之庭自視缺然何敢當先生之禮至所以為幣又不敢當也聞古者相見之禮以束修乘壺一犬言其足以將至意易致而不費也朝覲之禮天子受其摯而反其玉雖千乘之富亦不以其貨也唯足下之誠已達於不肖其幣則反諸從者衰俗之中稍以古道自振亦吾儕之職也伏幸照察

某頓首重辱手教不敢辭所將之幣似未見察也所謂行束修者前書盡之矣幸足下三復之昔者孔子食於

季氏不祭而食食於少施氏而飽曰少施氏食我以禮非以季氏之食不美於少施也足下諒之而已其再拜其頓首適者極道古人之義而足下終不察豈不肖之貪鄙汚陋素聞於世耶物有可以取則管仲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有可以無取則王陽不貪西鄰過牆之棗物有可以與則孔子與原憲粟九百有可以無與則靳於子華之母請粟故曰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無與與傷惠二者俱失足下一舉而使彼已俱失之竊以為過

矣易曰初筮告再三瀆足下深思此義斷之可也某再拜

與徐彥和書

某頓首前附隆慶人拜書當已徹几下自頃多病不能嗣音即日不審何如伏惟監理甚嚴内外斬斬黠吏無所措手頗甄别官曹人物精揃定不使玉石俱焚也所寄詩文久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功奉想丹墨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浣刀筆之塵也未緣參

承惟有懷想

與王立之四帖

某頓首伏承手誨審霜寒侍奉萬福為慰惠示詩文皆有為為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當有日新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人有言我徂惟求定彼蓋以治國家我將推此以為養心之術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不審以為如何適為親老今旦苦痰眩

故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紙軸想痛察也某頓首上

某頓首每思足下有日新時邁之氣頗欲以文字相睨所居既南北相望又公私匆匆初無暇日但馳情耳辱教審體力勝健為慰承尊府徃懷州幾時當歸也復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使詞氣益遒便為不愧古人矣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高麗紙得暇即寫多事草率某頓首上

某頓首辱教并惠示蠟梅詩感歎恨多病不能繼聲爾

論題俟三二日間檢上策題不須作但取通典凡事目大者類取古今沿革與今日所宜者作文一篇大畧得三十篇即縱横貫穿矣小詩若能令每篇不茍作須有所屬乃善頃來詩人惟陳無已得此意每令人歎伏之蓋渠勤學不倦味古人語精深非有為不發於筆端耳

某頓首上

某頓首比辱車馬甚惠欲往上謁因得欵語尚以秋景

未艾新病起畏衡冒耳承惠教審侍奉安勝為慰二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見能此者甚歎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昏晚眼澁奉啟草率某頓首上

與趙伯充帖

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要須讀得

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書字要須以鍾王為師耳某某頓首

與王瀘州書

某再拜劉公敏蒙薦引遂有成命盖公樂得人材不廢芻蕘之賤矣欽歎欽歎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樽爼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篤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語不妄李偳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完城壁頗有功其意亦願出門下

也若得在部曲尤見其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

薦幸甚守法循理又不矯激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

興文閧於左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於世事其為吏

長於督察吏史姦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某再拜上

與王雩書二首

某頓首辱書勤勤懇懇多病懶書恐不足副所以求故

久不能作答徃得暫見眉宇熟觀所惠書詞意深厚盖

足下天資髙明又居賢父兄珠玉之淵宜其清潤光輝

不資於人而自爦矣而求學問道之意常若不足古之學大成者盖如此顧不肖無以培益左右萬一耳即日盛暑伏惟侍奉萬福未緣會集頗思從容談笑惟强學自重

甚再拜承七月七日問喜承秋來侍奉萬福仕宦之竒耦倚伏之數公家父子既盡之矣亦無可言者惟有顛沛不忘問學耳所惠書累幅勤懇老懶不能盡荅惟君子能盡人之情不以重賤疊記為恩厚也所寄紙偶以

書數種鄙語且寄上符讀書城南它日更作兩幅小楷字徃矣數舍無縁會面千萬强學自愛

與王子飛書七首

某頓首久欲作書病與懶相遭頽然輙復過日竟辱恵教先之不以罪廢無堪而奉之以禮意自視㗀然無所可用名在不赦之籍豈當得此恭惟足下好賢樂善之無已存心吉慶出於家風故爾即日霜寒不審何如伏想侍奉萬福某塊然蓬蓽之下已忘死生於榮辱實

無所擇至於樂聞士大夫之好學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將者則惕然動其心此則餘習未除耳何時得款語盡道德之教臨書向往千萬强學力行為親自重謹勒手狀

某頓首閒居杜門不欲煩公家借書吏不能作牋以報公銜之賜惟君子盡人之情去繁文而見其質也承尊使君授再命伏惟歡慶侍旁未有王事想昆仲相從講學日有光輝之益小兒輩過辱推奬蓋稚鈍似庬厚不

解事似有福耳亦漫令讀書或冀少識字可從仕耳鄙書無法不足傳後世俗浪謂之能亦自不可解誠有意書字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顔楊乃能超俗出羣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為俗書如蘇才翁兄弟王荆公是也雖然要須先深其本耳辱書甚有意於不肖遂發狂言回顧惟以赧然

某頓首啟舍弟還家伏奉賜教長牋禮數過當非所敢承別紙恩意勤重顧言行朽穢何以當推與之言耶即

日暑氣蘊煩不審何如伏惟侍奉萬福所苦既平得調護之力想氣體飲食乃壯於未病時也然更須以弗畏入畏為念盖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及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尚阻會面臨風懐想千萬為親自重謹勒手狀

某頓首示諭作戕以為不可廢之禮其義盖不然也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元

之楊大年其道德至今可愛敬凜然有大臣風節者蓋不用此禮也竊嘗病世俗好為苛禮細謹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相知察者未嘗與書雖曩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復修世俗之禮也竊意如子飛風度智術者可共此不疑也

某再拜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不審何如伏惟侍奉不舋調護治行之策何如漕臺有來音未尊公去盧雖田野小民亦耿然在公家以理自

遺固已無纎芥矣唯行李須令出於萬全耳瞿唐灔澦非可玩之水也文字遂託密上座將行不審可意否士大夫聰明文學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萬人乃一耳樂公父子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徃所謂輕塵足岳墜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莒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願加意焉續更奉狀

某再拜辱書勤懇審秋來侍奉萬福餘盖不足言所為

夙夜黽勉子職以悅親者惟强學所未知力行所未至耳其餘隨緣厚薄可也顏子親在堂而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以道義事其親故也度吉宣事速行到瀘亦九月初矣治裝尚從容水劑亦安穩矣尚可數書因便風作記極草草千萬珍重

某頓首承尊公仕宦連蹇歲寒之節挺然所望乃如此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於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

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胷中不浩浩耳客師温克蓋得其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惜公不識範公也承為小兒鑄私記感愧感愧兒輩率易恩煩方治行事多乃亦及此耶草草暑中倦筆墨漫寫去不審可意否

與太虛公書

某頓首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目昏塞舊學廢忘

直是黔中一老農耳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世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臥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睨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庭堅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托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因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

圜之餘尚須呻吟以慰衰疾謹勒手狀

與韓純翁宣義書二首

某頓首奉别久未嘗不懷仰弃捐漂没因循度日故不能作書耳忽辱手誨勤懇感刻感刻承作邑游刃有餘伏惟起居萬福子舍乃有佳士沓拖不可耐觀其詩句知其言行必超逸絶塵衰老不進殊覺後生過人恨未識耳正翁房諸子有可望者乎郡守瑩中及師川皆天下士也朝夕聞所未聞何慰如之會面未有期千萬珍重

謹勒手狀

某頓首辱牋記禮意甚勤適以私忌飯僧又不欲久留來使故率爾奉手記唯君子盡人之情能察之耳蜀中諸舍姪多相識亦嘗得書葉中比來乃疏書問亦以道遠且不便邪如子蒼之詩今不易得要是讀書數千卷以忠義孝友為根本更取六經之義味濯溉之耳

與宋子茂書

某頓首比因還部兵奉書當已徹几下盛暑少雨比來

日用佳否子飛子均子予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讀數頁前漢書甚佳人胷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不肖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卧簟達旦夜中不加寢衣耳既而徹簟數席小忍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鮮君閬中人修謹讀書知意味者也以故人書到此見其宗人其宗潤屋也治楊朱之術故一毛不拔以此困於逆旅諭三四平

日與游者乃能上道意望瀘人稍能薄濟之如何百冗草草

與曾公卷書 宜州

某頓首謝晩來辱書勤懇感刻感刻比日殘暑伏惟起居佳福衡陽侍庭日汝寧問示江樾書事二解清麗雅正嘆詠不能去口欲便和去以久不作詩盖井泥不食矣老稚荷調護之久諸子無雜賔客一意從學皆公卷之賜今城北相去差遠老懐頗以為念也二百星知已送

相處如所戒未敢遽以書謝丞相因家問先及懇懇幸甚已令分百星來宜恐前日滇上之傳不虛耳然列禦寇所謂營州之西猶營州也鍾乳何時再成前所惠草伏四神初夏腹疾和理中丸四兩服之頗得益示諭南方不宜服金石藥荷公眷情眷周盡公眷疽根在旁乃不可服庭堅服之如晴雲在川谷間安得有霹靂火也如何嶺南秋暑殊未解此書到零陵已揺落矣千萬珍重

雜文二十九首

靖武門上梁文

全魏大名冀州右部三聖豫游之近地九河綿絡之奥區旁控齊秦仰占畢昴允文仁祖詔卜離都神明之所護持耆老於茲望幸今皇帝繼序來孝緝熙戎功祲威八紘垂統萬世開經禮而潤色鴻業一道德以照臨百官廼眷北門實陪天邑卧貔虎三軍之旅屹雲烟萬雉之城畀宗廟之守臣鎮中原之重勢恭惟留守安撫太師侍中永天之柱石謀國之蓍龜能斷大疑克勤小物

不動聲氣而清列郡不越樽俎而折遐衝泰階六符光鄰樞極河潤九里福浸京師朔戎空老上之庭左衽賀藁街之邸當其無事而蚤從事修於未然而禁將然民力有餘因可以教戰王者無外何取於閉關乃啟扉以延不周之風時觀兵以勤靖武之畧伻圖入奏鳳詔誕敷日吉辰良龜從筮叶工獻大樸屋呈瓌材抗虹梁以上躋聳陰闕以壯觀落以盛食勸之鳴鼛請奏詩謡用休工作

拋梁東師垣講武靜邊烽貊弓楛矢年年貢海岱淮徐
歲歲豐
拋梁西威行河外息征鞾降書巳望龍堆入積甲還將
熊耳齊
拋梁南威弧南指射狼貪交州螻蟻方歸命下瀨熊羆
即解嚴
拋梁北不戰威邊收上策保塞單于獻馬羊愛民天子
捐金帛

拋梁上河繞陵雲宮闕壯南面憂民不豫遊北門典籥留台相

拋梁下元老歸功安廟社千里金隄水正東四時玉燭年多稼

上梁以後伏願朝廷日新憲度歲計明昌相臣將臣兩有文武綏服要服八荒梯杭增泰山之封而百神受職奉明堂之祀而萬壽無疆留守已勤於屏翰國家終倚於贊襄是以有上公之衮歸來近天子之光玉節乘軺

方趨周道芝泥封詔必下巖廊

祈雨青詞

臣聞鶴鳴九皐上雲霄之丕聞蟻居大澤知陰雨之方來盖動蠕之慘舒皆範圍於覆載民之疴瘠帝實哀矜伏以八卦位而四時成六氣和而萬物得因其材而篤焉則易為力非其時而望之則無見功敢殫祇祓之心儻動昭回之鑒維是民社介乎江山以陂澤為家以稻秔為命仰口而哺者蓋且十萬塗足而耘者逮其悍發

夏方用事而養禾土則溽暑而不雨失此幾會且為饉凶走百神以告哀蒙小惠而未濟是用洗心虛寂戒日吉蠲欵帝閽之崇高請民命於溝壑惟天地實民父母忍赤子之渴飢雖山川能出風雲必有司其號令恭惟成就萬德照知四方頋哀下土之黔块扎鴻鈞之造錫予膏澤躋登豐年重念賤微一介之臣典司百里之命傾投五體瞻望紫宸無任祈天俟聖激切依歸之至

李方進問親書

某啟申以昏媾莫如弟兄潘楊蓋有自來草木則吾味也小子逡問以詩禮頗云周旋顧茲烝嘗曽莫佽助伏承賢第幾小娘子能佩紛帨蚤從姆師管窺一班竊服閨門之美河潤九里尚增宗祀之光敢傾齋明敬納嘉禮

許李方進問親書

某啟誤蒙襄言委貺嘉幣維茲息女近若而人伏承賢第幾先輩武庫五兵名駒千里方卜蘋蘩之助豈伊憔

額之求屈元禮之高明及阿承之小醜著姓多有顧裒宗之耿然懿親不忘維伯氏之故也眷逮如此終辭謂何

代求婚書

伏念管窺一斑早欽宗黨之美河潤九里竊願婚姻之求顧惟單平實愧攀附男某早聞詩禮逮及有家言采蘋蘩猶虛中饋伏承賢第幾小娘子令德成於保傅善聲發於幽閒屬將有行敢議合好雖泉水入於淇澳不

恥下流而葛藟施於條枚終慙非對謹因媒氏恭聽嘉音

代許婣書

行媒荐至合姓見求顧弱女之焉依非令人而何俟其人中庠序之成式從師友而學文蓋將起家已見立志巾櫛侍於慶閥逮及有行蘿蔓附於喬枝不為無託當承嘉諭寧復異辭

代回問親書

冠冕問朝素欽材術之美軒裳望族遽辱婚姻之求方屬文拘未容賔謁行媒荐至不遺菲薄之微合姓見盟猥辱縑緗之厚惟兹弱女行且初笄僅知保傅之嚴未諭蘋蘩之重伏承賢子某官箕裘志業詩書世家早以門閥之賞延巳列搢紳之仕籍愧兹攀附竊幸夤緣雖蔦蘿施於條枚疑若非對而泉水入於淇澳義將有行無復異辭允膺嘉命

問婚書

忝以唐杜望族江湖世家往昔接諸父之遊雍容非一日之雅惟風期之不淺是婚對之敢求伏承某人體二南之風敦四德之教先兄息某屬當世子之重顧虚宗婦之宮輒因行媒用薦嘉禮青蠅附於驥尾非吾偶之可譏女蘿施於松枝亢哀宗之爲幸期於得請冐貢至情

許蕭氏書

耕隴相依仕塗借助方欽門第之美遽辱婚姻之求第

幾女能及縱笄未閑蘋藻伏承賢第幾齋郎克家能子聞禮興詩葛藟施于條枚尚疑非對泉水入於淇澳今則有行不獲固辭勉承嘉命

回楊氏定書

某啟名實缺然門地蕞爾維江湖橘柚之域遠京洛衣冠之遊顧嘗同僚辱貺重禮藐是孫女逮茲縱笄第幾齋郎簪笏自於懷綳芝蘭秀於庭戶卜相宗事當求大家猥得附葭莩之親恐未勝掃洒之職申以盟好不皇

遷延勉輒拜嘉對越將命

回魏氏書

欽仰風流惟是婚姻之故講修世睦敢申嬿婉之求小子某材不及中學未聞道猥叨命士方且異宮惟節春秋莫助蘋藻伏承賢第三十九娘子教有端緒德成幽閑妄聽行媒之傳肯顧鄙宗之陋謹差穀旦躬候玉音

請純公開堂疏

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斯事純

公上人懸崖千仞武庫五兵枯木寒灰坐斷法身報化經行宴坐透徹現在去來自利利他法事揔畢而青城道俗見隅不除動地雨花事不獲巳雖滴水滴凍閉門造車而東行西行出門合轍人言屋下葢屋不知錦上添花未歇遠近狐疑又須分疎露布不起承天寶座即現方廣道場經卷中世界三千撥塵見佛僧堂前草深一丈為法求人若有識痛痒阿師乃是學菩提種子棒頭薦得蔭覆十方今正是時四衆三請

祝聖壽功德疏

伏以電影旋樞瑞氣昔蟠於穹壤葵心向日頌聲播溢於華戎躬詣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閱西竺貝多之文罄竭愚衷崇修法供伏願今皇帝陛下睿圖鞏固宸筭增隆日月無私煥天明於萬國椿松共茂班寶鑑於千秋臣無任瞻雲望聖激切依歸之至

簡州道俗齋萬僧會所疏

伏以續如來末刼之壽莫大乎法供養乞上方香積之餘不可以意分別崇成三徳六味普飯十方衆僧貧女一錢不以為少給孤側布不以為多知恩方解報恩辨心即是辦供我輩生於五濁不遇三災鑿井耕田當知雨露之力仰父俯子實依桃李之陰年且屢豐人有餘力興兹美報式契羣心伏願皇帝陛下福基堅固如不動妙高之山徳澤汪洋等甚深功徳之海兩宫同壽箕翼衆星常拱太微河出九疇山呼

萬歲乃至麟符虎節千騎二車下為動植之春上協
太平之業凡我此會不勸而成若見若聞隨力隨分
謹疏

成都府别敕中和六祖禪院勸請文

盡大地一隻正眼遍十方四面無門有趣有宗難信難
解譬如琵琶琴瑟必資妙手乃發至音鳳皇麒麟出以
其時方為上瑞範公道人衲僧命脉古佛心宗如淨月
輪出則萬波分影如吹毛劒用則千里無人而乃自理

於民聊以辛歲令成都重臣之鎮實為護法之金湯兩川多士之淵必且參微於雲室來興法雨今正是時當使邪見稠林風行草偃波旬堅陣瓦解土崩心佛衆生三輪普現森羅萬象一印頓圓況六祖秘園粥足飯足滛坊酒肆即是道場枯木寒灰不妨獨笑顧膺佛記莫悶雷音

成都中和六祖院勸緣疏

伏以鐘魚鼓板癡禪盡飽而六祖飢卧具床敷濁禪盡

溫而六祖冷使道人如此失所則檀越何處用心敢爲
諸仁畧開少分相逢展手不妨貧女一錢隨喜轉頭報
在龍華三會謹疏

請法王長老航公開堂疏

本色住山人皆授如來記居則枯木止水宴坐十方出
則疾風震雷驚動萬物不擇喧寂作大因緣中夏所瞻
崧高維嶽心不可得少林開第一之花聖從何來破竈
見本有之性從上諸祖莊嚴此山彼大法王實据都會

河潤千里惠林來福京師鶴鳴九臯天鉢號稱真子恭惟天鉢長老航公悟有生鴆毒乘出世舟航吹布衲之毛傍家行脚刻法堂之草選佛登科而久閑尺壁之陰退養衆生之病寶花王座共知不可覆藏糞掃堆頭重為斬新拈出

請郭山長老應霖疏

去聖悠遠邪法崢嶸當人伏藏正宗淡薄鉢囊挂壁衲被蒙頭可為癡種子歸依必遭明眼人識破郭山應霖

禪師緼天台之雲月飽南嶽之林泉得翠巖悦一味之禪分大愚芝千燈之燄而枯木宴坐草深法堂彼悦上人者把牛鼻繩能師子吼唯升堂入室未見其人今日請為大衆發蒙亦與先師雪耻要當脚蹋實地舌覆大千末山園中不負臨濟蓮花峯頂親見龍牙入泥入水為人揑聚放開由巳貍奴白牯盡教鼻孔撩天水鳥樹林也須腦門著地

皇考朝請忌辰疏

二親之年如白駒之馳過隙百身以報如一滴之益滄溟罔極之恩永思甚痛式當諱日恭設妙因儻承不二之音咸開頓覺之路仰惟功德證知

舅母十三太君舉哀疏　李布公達之妻

伏念從學外家早蒙慈誨竄身裔土孤奉至恩拜書墨之未乾忽訃音之來及瞻雲萬里空盡於一哀報德九冥恭投於三寶伏惟大覺證明

嗣公十八弟推官舉哀疏

伏以禮服之衰雖名初從凡弟之義不異同生孤苦相依夷險一槩來問投荒之客書墨未乾追尋細席之言德音猶在不謂禍成山岳痛割肺肝然以宿植善根巳成道種式延淨土少助勝因陳法供於祇園演金文於貝葉伏願嗣功十八弟推官最初一念不昧本來隨順世緣還為骨肉歸依大覺為作證明

祖父忌辰疏

昔嘗逮事何莫報之劬勞今屬諱辰未忘哀於寞漠式

陳淨供少助善緣恭對覺皇表白

祖母桃源太君劉氏忌日齋僧

伏念瓜瓞有初簡在夫人之德風枝不靜實惟先君之恩爰屬諱辰式追冥福恭惟大覺證知

知命百日齋疏

脊令在原汝有急難之義虎兕出柙我無保惠之功書墨未乾訃音來即水火不免將何面以見先親股肱或虧念誰依而終晚歲逮茲卒哭幾欲無生躬掃祕園親

供緇侶冀憑大覺之力少慰九冥之思稽首慈尊惟垂悲救

祖母遠忌疏二首

朝夕寢門雖不逮事綢繆牖戶燕我後生適當屬纊之辰深動降霜之感敬依梵刹延飯衆僧冀此妙因儻為冥助

昔嘗逮事早纏風樹之悲尚憶分甘莫致冰魚之養式逢諱日更切哀誠爰集苾芻之僧躬設伊蒲之饌冀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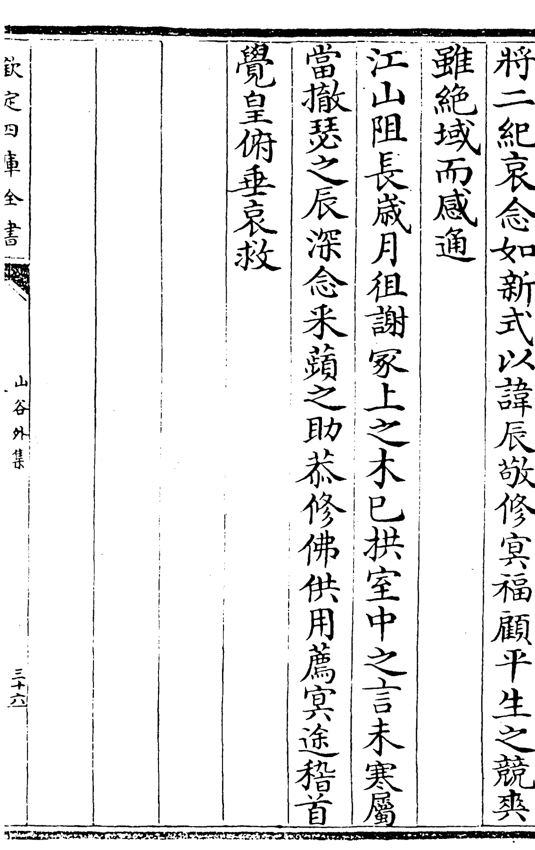
慈力仰助超升伏願不昧本來承茲法施

先妣遠忌疏

天地罔極初無報德之階日月不來每深濡露之感屬當諱日更切哀摧爰以佛香普薰僧飯維九冥寂寞而積善之慶在心推諸佛慈哀則正覺之門有路伏惟萬德俯賜證知

介休縣君遠忌疏二首

穠如桃李鞠為松栢之陰澗有蘋蘩莫助豆籩之薦歲



將二紀哀念如新式以諱辰敬修冥福顧平生之競爽
雖絶域而感通
江山阻長歲月徂謝冢上之木已拱室中之言未寒屬
當撤瑟之辰深念采蘋之助恭修佛供用薦冥途稽首
覺皇俯垂哀救

山谷外集卷十

謹案第二十二頁前四行比日殘暑刋本比日二字誤併作皆字據别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實陪天邑刋本複衍實字據别本删

